

京/华/学/者/随/笔

张建智 著

墨耕雅趣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京華學刊

墨耕雅趣

王羲之書法藝術



京/华/学/者/随/笔

墨耕雅趣

张建智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墨耕雅趣/张建智著.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7. 9

(京华学者随笔)

ISBN 7-5035-1630-5

I. 墨… II. 张…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6140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875

字数: 148 千字 印数: 1—8000 册

定价: 8.80 元



张建智 1947年生，浙江湖州市人。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沉湎文史，潜心于易学，尤为《易经》与经营文化之研究。著有《易经与经营之道》、《伤寒论通义》及文史随笔，散文多篇。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作者肖像：高 莽 画

京



说古道今
顾学颉 著

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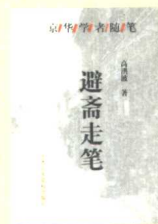
域里域外
高莽 著

学



一分为三
阎纲 著

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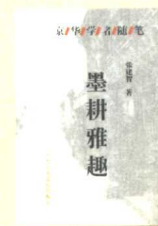
避斋走笔
高洪波 著

随



逝日留痕
姜伟堂 著

笔



墨耕雅趣
张建智 著

京 华 学 者 随 笔

丛书主编 王春瑜

责任编辑 朱晋平 王 君
封面设计 王 岐 葛占基
版式设计 冯 力
责任校对 吴白桦

序

王春瑜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通过当时的国务院政工组，发文至上海师范大学，调我来京工作时，同事裴汝诚教授（宋史专家）私下关切地对我说：“你在我们这儿是业务骨干，而那里可是藏龙卧虎……”裴老兄的言下之意，社科院人才荟萃，北京更是“水深波浪阔”，英贤逐浪高，担心我到北京后，可能压力太大，学术上无声无息。岁月匆匆，转瞬间十七年过去了。回首前尘，我常常想起当年老裴语重心长的话。虽然自感汗颜的是，至今我并没有作出了不起的贡献。但总算出版了十几本书，用我们在私下讲的行话说，在史学界——甚至还有文学界，报上户口。我想，这一点汝诚兄也会首肯的。

我这里所说的“甚至还有文学界”，是指我在治史之余，写了不少杂文、随笔，出版过四本集子，今年还会再出版一本。也正是因为我在文史园地垦春泥、端饭碗，才进一步切身感到，北京的文史界，真个是“藏龙卧虎”。即以写随笔的学者而论，我认识的以及虽不认识而通过作品心仪久之的，起码可举出几十位，倘若让熟稔文坛情况的女作家韩小蕙开名单，也许要翻一番。小蕙不仅自己写了不少随笔，出版过几本集子，而且对推动随笔的发展，不遗余力。她在所主编的《新现象随笔》序中，盛赞“谁也没有料到随笔会在九十年代的中国崛起。”“可称为革命性的崛起”。也许有人会嫌“革命性”这三个字太耀眼，这里存而不论。

但随笔的崛起，却是不争的事实。前年冬天，我替上海的东方出版中心，编了《当代学者随笔丛书》、《当代记者随笔丛书》。这两套书的主要作者，都是北京的学者，以及学者型的记者。当时，我就强烈地感到，北京学术界有这样多写随笔的好手，应该编一套《京华学者随笔丛书》，献给读书界。随后，我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提出了建议，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需知，随笔虽拥有读者群，但毕竟属于严肃文学，不可能成为火爆的畅销书。每念及此，我觉得应当衷心感谢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对随笔创作的扶持。

学者随笔，顾名思义，是学者写的随笔。这套丛书的六位作者，都是不同专业有成就的学者。顾学颉先生是古典文学、古文文献的专家，年过八十，是学林前辈；高莽先生是著名的翻译家，我在中学时代，就读过他用乌兰汉笔名发表的翻译作品，他还是著名的画家；姜纬堂先生以研究北京史鸣于时，他的朴学精神，更为同行所称道；阎纲先生、高洪波先生，虽然是读者熟悉的作家，但也是很有成就的文艺评论家，笔下散发着浓烈的书卷气，不失学者风貌；张建智先生独辟蹊径地从事《易经》与经营文化的研究，出版了专著，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尽管他们治学各有千秋，但都喜欢随笔，并不时写作随笔。令我特别感佩的是，顾学颉先生已年迈体衰，但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写杂文风格很强的随笔，抨击时弊，对社会上的腐败风气，深恶痛绝，显示了传统学人的忧患意识。这是一个正直学者的灵魂所在。我一直以为，作为人文学者，如果连忧患意识都不具备，恐怕很难说是有健全的灵魂。其实，在本丛书中，其他几位学者也无不如此。文学作品无疑需要多样化。事实上，读者的口味也各有不同。喜欢写风花雪月、男欢女爱、唉声叹气之类随笔的作者，尽可继续写下去。喜欢读的读者，也尽可照样读下去。但我坚信，类似本丛书的随笔，对社会更有益，也更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至于弃绝空言，务去陈言，文笔洗炼，从不装腔作势，原是学者的本色，本丛书自然是不在话

下的。

我的这些老生常谈，对于本丛书的几位比我年长的学者来说，有班门弄斧之嫌。好在真正的学者，都是心心相印的，因而我也就不会有被讥笔拙之虞。出版这套丛书，与作者、编者，都是一次愉快的合作。我很珍惜与他们的友情。窗外，春光明媚。我祝福朋友们春常在，笔常新。

1997年4月17日下午
于京南方庄老牛堂

目 录

自序	(1)
颜真卿与韵海楼	(2)
从沈万三到胡雪岩	(6)
再说沈万三与南浔	(9)
道场山麓诗魂在	(13)
郁达夫与碧浪湖情结	(16)
读《魍魉世界》谈丁玲	(20)
雅人·雅号·雅事	(24)
人间憔悴客	(26)
剩余的悲哀	(31)
历史的幽默	(37)
云岫寺前的沉思	(40)
一代兴亡的史卷	(42)
记古梅山庄	(45)
闲话茶道	(49)
茶与禅文化	(56)
丝绸文化纵横谈	(62)

筷子的日月星斗	(70)
读书拾得趣	(76)
译事寸心知	(81)
经营文化片谈	(83)
《易经》与经营之道	(102)
《易》与经营新探	(119)
词客哀时未返家	(127)
读柯灵	(134)
狱神庙闻录	(138)
从历史风雨中走出来的郑超麟	(142)
天台游五记	(149)
梅影横斜应是画	(152)
竹乡天籁	(157)
禹杀防风之谜	(159)
记胡瑗	(162)
初见李讷	(169)
夏夜随想两则	(173)

自序

近期，金庸先生在杭州，有大学生问他：“如何能把文章写好？”他答曰：“背诵五六十篇古文，文章自然会好！”大侠之言倒真使我心中忆起幼时诵过孔子的一段话：“天下何思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

此孔老夫子之论，非常有名，于是至今未忘。诚如他说：天下的人究竟在思考什么，忧虑什么？人生终极总是相同，但人生之路却各有选择。

我想，这本《墨耕雅趣》是我今年由京沪两地出版之第二部书。书中辑录的有关散文、杂感，及对《易经》与经营文化的研究，亦如孔子所言，是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一点思考与思虑。也许，在今日之熙攘的浮世中，那份思考、那份忧虑是多余之话。但能和几位中国文坛老前辈并列在《京华学者随笔》丛书中，确要感谢中央党校出版社诸位编辑对我之厚爱。

墨能涂鸦，能为文。此缘此情，犹如自耕农，在自己一方园地上默默耕耘，从白天到黑夜，如“脉望”，其辛劳甘苦自知，然却一往情深，自有一番雅趣，故名《墨耕雅趣》。倘我之自耕农，未能耕耘出“肥麦良谷”，祈请读者批评指正。

张 建 智

1997年6月11日于听雨斋。

颜真卿与韵海楼

几年前赴京参加学术会议，其间在一乡友家小晤，临走时他馈赠我一帧画像。还似乎神秘地对我悄声说：这是唐颜鲁公真卿像，许多人想觅而不能得，你拿去藏着吧！于是，我一直把此像珍放好，并时常取出端睨一番。

颜真卿（公元709—784）那帧像，生得仪容端庄、体态丰腴，满脸有一股威武肃穆之气，那秉性刚直之态，深藏于炯炯的眼神中。瞧他那神态，不能不令人想到：他个人的生命遭遇、悲欢荣辱，总离不开国家与民族之命运。颜氏一生正逢安史之乱，饱尝山河破碎、离乱之苦，并屡遭妒恶，宦途几起几落，虽声名卓著，可在他凛然不凡的容光里，在他那眉间心上，隐约可窥到一层饮愤之尘垢布满他的脸上。

近日，在翻检整理旧书时，他那副尊容又跃入我眼帘，从而又使我想起和他那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韵海楼”来。

记忆中的位于浙江湖州市的韵海楼，宏敞又壮丽，朴素又雅洁。初识它时，正是70年代初，我走进了韵海楼。在那五开间的楼厅上，我留连忘返，在那楼厅小坐片刻，似乎有股书香向我袭来，是那《韵海镜源》之书香耶？我独坐幽静处，不时抬头眺望那一片片青瓦，那一堵堵粉墙。鸟瞰楼下景色一览无遗：亭阁、假山、清清水池，那铺满鹅卵石的小径绵延伸展，两旁那上千年的古朴女贞树、香樟树互相拥抱着，高耸入云，好似在亲吻那有书

香气的“韵海楼”。韵海楼的全景，即使在那斜晖脉脉之中，亦显出别具一格，韵味无穷。而在那“美感”、“乐感”、“光感”被禁锢的岁月里，独登上那1200年前始建的韵海楼，我被大唐时代那种特有的神韵、气韵所深深攫住，真使我一介书生望而生畏，滞而却步。

遥想唐大历七年（公元772元）之际，那颜真卿老先生长途跋涉到湖州任刺史时，已是63岁之花甲老翁，他虽历经“安史之乱”之颠沛，屡遭贬居远方之耻，但仍“老骥伏枥”，孜孜不倦招延江东名士学者萧存、陆士修、裴澄，并邀“茶圣”陆羽等10余人编纂《韵海镜源》一书，以完成他生平之志。当年，他老先生那蹒跚之足迹，日复一日地正沿着那条铺就条石板的小小巷陌橐囊行走……当他在撰稿编纂之余，也许、时而要用他老花之眼去眺望离他很远的奔流不息的苕溪，也许还会去眺望那苍翠如画的道场山和杼山。在那韵海楼上，他还会掏出怀揣的好友皎然赠他的美诗，不时诵记：

世学高南郡，身封盛鲁邦。九流宗韵海，七字揖文江。惜
赏云归堞，留欢月满窗。不知名教乐，千载与谁双！

在那个老翁橐囊行走独往韵海楼的时光岁月里，就在颜老先生如孩童摇头晃脑般背诵美诗之时，是否有人还遥想起就是这老翁，不但是一位全能的书法大师，还是一位威武而杰出的“将才”，且还是一位能在“安史之乱”中，能保一方平安的难得的“政才”呢？唐代诗人李白形容书生“万言不值一杯水”，这似乎在颜真卿先生身上找不到半点影子。

公元755年安禄山叛唐，自渔阳（今蓟县附近）以15万之众南下攻占洛阳。史称“渔阳鼙鼓动地来”之变，亦是白居易所哀诵的“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娥眉马前死”之非常时刻，恰恰是

颜真卿第一个觉察了安禄山的叛乱之心，第一个把“安史之乱”的重要军事情报及时地“遣平原司兵李平间道奏之”（见《史记》）。而当朝廷文官武将惊慌不已，唐玄宗感叹“二十四郡，曾无一人义士邪”那危急之时，却又是颜真卿第一位举兵阻击安禄山，这一连串的无私无畏之精神，使大唐皇上惊愕不已。玄宗对这一介书生，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朕不识颜真卿作何状，乃能如是！”唐明皇简直不敢相信，就那么个微不足道曾为安禄山所不屑一看的“以其书生，易之”的颜真卿竟是第一个能承担起抵御惊动中国历史的“安史之乱”的前卫战士。

安史之乱，山河破碎，就在“六军不发无奈何”之际，唐玄宗让位于太子，肃宗嗣位于灵武。颜真卿历经了漫长的战争，那一场“安史之乱”总算平息。颜真卿为有功之臣，授宪部尚书，迁御史大夫。代宗朝，再迁官尚书右丞。广德二年，封上柱国鲁郡会，天下称颜鲁公是也。

颜真卿于大唐三朝之中立事，秉性刚直，正气凛然，小人畏忌。屡遭贬谪。今天，读他那出自肺腑之《守政帖》即可见一斑：

政可守，不可不守。

吾去岁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苟时，为千古罪人也。

虽贬居远方，终身不耻，汝曹当须会吾之志，不可不守也。

今日再来读颜真卿之《守政帖》，字字珠玑，无不折射出他那刚直不阿之性格特征，无不显现他为政清廉之作风。他心中知道“言事得罪”，但他“又不能逆道苟时”。他知道屡贬远方，但他又身感“终身不耻”。当然，颜真卿也毕竟是血肉之躯，在“政不可不守”之际，“汝曹当须会吾之志”，他多么需要得到别人对他的理解。

堂堂三朝元老就在他离开湖州刺史任上后，终遭朝官芦杞之